



岁月如流

苏叔阳◎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如流 / 苏叔阳 著.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8
(大家人生)

ISBN 978-7-5387-3686-1

I. ①岁...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480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李天卿
责任编辑 李天卿 冀洋
装帧设计 孙俪
排版制作 陈萍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岁月如流

苏叔阳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237千字 印张 / 16

版次 / 2011年11月第2版 印次 /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生活的意韵

002 最难品味是人生

004 我的独白

010 片言断语



001

015 春天的梦

018 渴望激情

020 燃烧是美丽的

024 我在梦里很年轻

027 花甲少年

030 我的圣地：图书馆

033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036 我爱鲁迅

042 秋风也让人快乐

045 家，不思量，自难忘

047 我们美好的日子

049 我的笔名和我

052 老了，也有意思

055 让《中国读本》走向世界

057 愿友谊地久天长

——《中国读本》德译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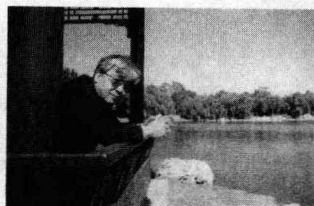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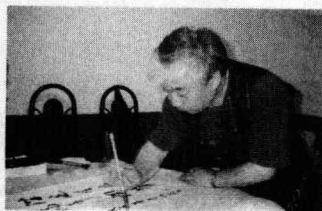
059 青春苦乐在朝阳

064 我在行走

目 录

CONTENTS

- 065 那一年，唐山地震
- 070 我爱生命
- 072 我和病魔一起“玩”
- 075 大西洋观鲸记
- 079 在美国看瀑布
- 083 树叶



002



难忘亲情

- 088 妈妈，谢谢您
- 090 妈妈永远年轻
- 092 我和妈妈都属虎
- 096 早该说的一些话
——祭先父
- 102 岳母，向您学会宽容
- 106 生命的延续
- 109 台北三叔
- 113 我和山东煎饼
- 115 故乡杂忆



师友在心里

120 理想的风筝

123 人生的宝箴

126 好人是之
——小谈于是之

135 管桦竹

138 心灵的放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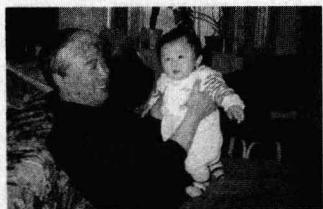
144 迟到的谢忱
——悼汪曾祺先生

147 关于苏里

149 他将活在历史上
——忆萧乾先生

152 好人刘廷禹
——从舞剧《红河谷》说起

155 田汉不死



003



跳跃的思绪

158 赤脚踏在小路上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的几句话

162 渴望燃烧
——《世纪之歌》序

165 徜徉在法兰克福……

168 理论和理论家

171 跨入现代川剧之门
——看沈铁梅的演出有感

175 “功夫”电影踢开了世界电
影市场之门

178 北京话与“文学语言”和老舍

181 张扬时代气息的演出
——看大型歌舞《走进延安》

目录 CONTENTS

- 184 走向大境界
——谈赵远强的治印艺术
- 187 大时代，小人物
- 190 杂谈钓鱼
- 193 美哉，牡丹
——《曲艺》卷首语



004



从远古走来

- 196 炎黄与蚩尤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
- 201 追索黄河文明
- 225 北京巨变之乱弹
- 229 走过故宫红墙
- 232 想起北京的午门
- 234 关于中国文化的几句话
- 237 关于过年的闲话
- 240 浅谈文化上的恶俗
- 242 弄明白再讲
- 244 由第一个千年看过来
- 247 要好好地了解中国



生活的意韵

人生是一本大书，难写也难读。生命有限而生命的韵致却无穷。多少人自以为弄明白了人生，但到最后时刻，回眸一望，却感慨良多。

短促的人生和悠长的人生品味成为各种人生观起步的基础，连宗教对于此岸世界(现实世界)的学说也建筑在这“短”与“长”的解释上。

其实，人生的态度无非消极、积极、中不溜儿三种，而这三种有时也混合、掺和、搅和。有时，按时间线性变动，有时又横向摇摆。说一个人总是一种人生态度，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持永不更改的原则，那大概只是书面的故事，生活中绝然不会如此。



岁月如流

002

最难品味是人生

人生是一本大书，难写也难读。生命有限而生命的韵致却无穷。多少人自以为弄明白了人生，但到最后时刻，回眸一望，却感慨良多。

短促的人生和悠长的人生品味成为各种人生观起步的基础，连宗教对于此岸世界（现实世界）的学说也建筑在这“短”与“长”的解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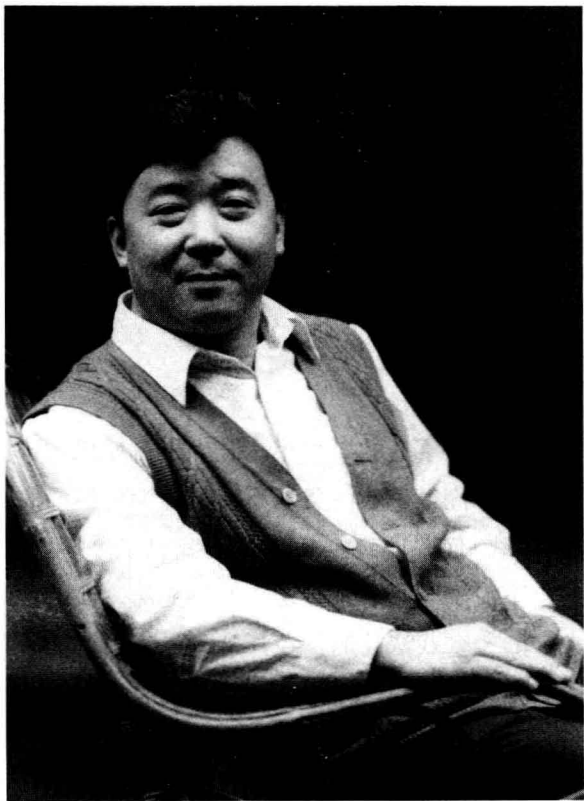
其实，人生的态度无非消极、积极、中不溜儿三种，而这三种有时也混合、掺和、搅和。有时，按时间线性变动，有时又横向摇摆。说一个人总是一种人生态度，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持永不更改的原则，那大概只是书面的故事，生活中绝然不会如此。因为人生太复杂，人生的风景比

“月有阴晴圆缺”还要丰富，不仅仅是“悲欢离合”四个字可以道尽的。苏东坡自己就写过“不思量、自难忘”这样难以描述的心境，而“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滋味就更加无法表述了。如今，朗诵千古名篇又成了风气，这自然比视中国古典文学为糟粕的无聊要强得多。但必须真的弄明白那篇章里的真情感、真韵味。不要把“凄凄惨惨戚戚”吟得泪下如雨，也不要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读得如革命口号响彻云天。那都是诗人的人生品味，在肚子里打了几个滚，悠然又幽然地流将出来的，禁得住千年风雨的冲刷，是会唤起众多人心中涌动的情潮的，此乃真风流。

所以，写出人生的品味，难。可不是当今一些时髦才子、佳人，以自己的小味道、小家子气、小女人格调可以道出真谛的。如今，这种文章漫天飞舞，正同浮躁的世风相应和。倘中国未来的新主人，都是天天为脸上的粉刺忧心忡忡，为了柳叶眉同哪位女“星”相同或相似而奔走经年，

为了自己的歌声同哪位左嗓子或女人气的“天王”的吼声相近而奋斗，那么无论日历翻到哪一页都没有用。

所有的生命都值得珍惜，即令短促如电火只要为世界的美丽增添了色彩，这生命的韵致便耐人思量。但是，一个“明星”的夭折比一位科学巨匠的逝世所引发的反响要大得多，前者会有如潮的媒体的报道，而后者只是在某些报刊的角落捎上一笔。中国当前的这种世风，真让人难以揣度生命的含义。



生命有限，而生命的韵致却无穷。

不过，我想，默默地耕耘还应当是人生的基本态度。所有的浮华都只不过是转眼即逝的烟云。我承认，在我大病一场之后，我的思想沾染了宗教气。但不是那种遁世出世的思想，而是踏实干点事的劲头儿；是不为虚名所累所蔽，真的认识一下自己，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想法。



岁月如流

我的独白

004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生于古城保定，满眼所见是侵略者的残暴，可谓生于忧患。幼而父母不睦，是为欠缺荫庇。国破家亡，难称幸福；藜藿之羹，何以聪健？从小儿，我只是个凑合着念书的小淘气儿。上树掏鸟，下河洗澡，逃学旷课，稀里糊涂。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是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变戏法儿的、拉洋片的、演落子的，乃至敲着牛胯骨数来宝要饭的。所以到今儿，我入不了雅士的沙龙，只能以“俗”与“土”混迹文坛。“三字同头常当当，三字同旁吃喝唱。皆因为吃喝唱，才落得常当当。”我虽耳濡目染，愿意长大了学“唱”，但一听“唱”的结局是“当



一九三九年，我一周岁的留念。

当”，也就心虚。我不愿一辈子当当，所以才压下了学唱的心，没跟着戏班儿浪迹天涯。但那爱戏的情意却浸透了骨髓，我是救不了的戏迷。小时候，常一个人找个旮旯儿自说自话，学习那些名角儿的做派，如同鬼神附体。小学五年级以后，爱上了话剧，这毛病大约改不了啦。但从此接受了点儿洋文化的熏陶，中学时代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读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来，自然是连蒙带唬，什么也没看明白。不过，那份自我欣赏的劲头倒很充足。我常在教室里朗读



剧本儿，在晚会上登台献“艺”，还去电台里广播，要是那时候有电视，我准会不知羞臊地“曝光”。我觉着我是当大演员的坯子，什么都敢演，从不考虑别人是不是敢看，我以为我生活的路通向舞台，走向银幕。有一阵子，我练习表演的劲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今天我不是个结巴嗑子，大约跟那点儿底子有关。少年时的梦是美妙的，但也是脆弱的。考大学那年，偶尔对镜自审，忽然发现自己貌不惊人。既无英雄眉，又无铜铃眼，鼻子虽尚称正常，但恐怕难以单靠鼻子入选。于是，怨从心头起，恨由胆边生，强压下报考艺术院校的宏愿，向隅而泣达数天之久。不过，我从小就没什么肺，过了不久，便高高兴兴奔往人民大学，入了中共党史系。可是，爱戏的心并没死绝，老是攒钱去看北京人艺的演出。到今儿，我还能背几句于是之、郑榕、童超、苏民、刁光覃们的台词。

幸亏那时候大学生的文娱生活挺丰富，接长补短地便有文艺演出，每年还有个首都大专院校学生文艺汇演。这便是我大过戏瘾的时机。我唱我跳我说我演，山东快书、相声、小合唱、舞蹈、小话剧，没有不干的。北京的大剧场我都上过，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和侯宝林、郭启儒、高元钧等大师同台献过“艺”。如有人保留着一九五八年庆祝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文艺演出的戏单，您准会瞧见我的名字。没当上演员，我至今还觉得怪可惜了儿的。倒霉在我的“尊容”上。话剧、电影明星我是不够格儿了，说相声也不行。相声演员“要么帅，要么怪”，我在帅与怪之间，两头儿够不着，于是死了心。

演不了戏便写戏。这也是过瘾。我写戏始于一九五〇年。小学生的戏自然也是小学生味儿，充其量带有活报剧的意思，不值一提。上中学时，写过小戏，由班上同学演出。我们是男校，自然是满台“和尚”，不过，我扮演过老太太，信不信由您。上了大学，心气儿也就大了，不但写小戏，也写大戏。大学毕业前夕我们几个同学写了关于城市建人民公社的戏。当初也叫《红大院》，后来一听老舍先生写的戏叫这名儿，赶紧改，叫《公社花开大院红》。演出时颇为热闹，到最后一幕时，台下只剩下了百十来个教员的孩子在看，还有的蹲在台口上傻笑着看我们大呼小叫。自然，校长和书记是坚守到底的，好给我们热情的鼓励。今天想起来这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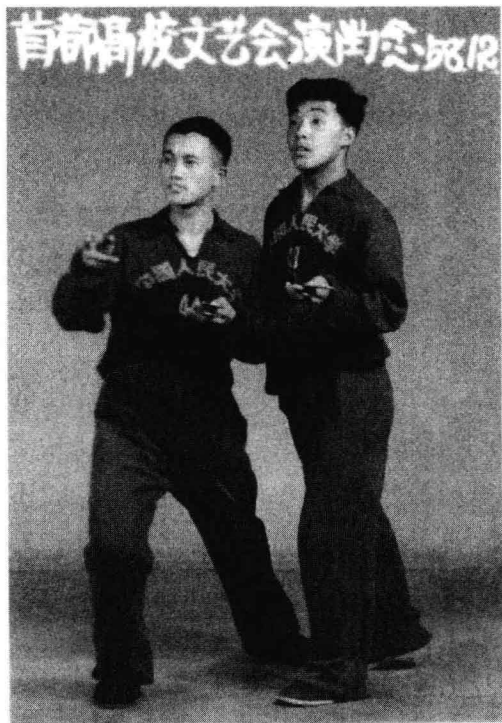


岁月如流

006

像相声《弹棉花》。不过，我们是很忠于艺术的，咬牙坚持到底，宁死不屈。那次，我夫人扮演戏中“我”的“母亲”。这大约是我们爱情进入高潮期中最值得回味的温馨的事。

大学毕业我便教书。一位政治理论教员再去说相声演戏，在当时是被认为很不相宜的。所以，我就忍痛“告别舞台”，专心致志于讲台。那时，偶尔还写几行诗。说起写诗，让人伤情。一九五七年，我的几首歪诗差点儿让我进入“不齿”之列。所以，从此不写。教书时的“偶作”，只发表于笔记本中，于“伟大”的“破四旧”烈火中，被小将们抄走。据一位当时主持这次抄我家的革命行动的“小将”说，那些笔记本儿连看也没看，就送到废品站换了点儿货币，又换成烧饼让“革命派”吃下肚去了。我的“诗”可以成为真正的食粮，让我今天犹感自豪。不说它吧。教书生涯中，我也写了个小戏，甬说上演，还没变成油印本儿，就差点儿挨了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大学说山东快书（右一），
获演出一等奖。

批。可是贼心不死，又写过一
个多幕剧叫《再不做奴隶》，
写美国黑人斗争，让人四下传
看，于今不知流浪何方。这个
戏，在“四清”运动“清理思
想”时，被当做我“名利思
想”的物证，让我痛心疾首地
自我批判了好几天。政治教员
偏要写戏，那时候就是个罪
名，谁让咱们有过那个岁月。

戏剧这玩艺儿比鸦片厉
害，只要你认真地钻进去，悟
到点儿妙处，便一辈子丢不
开。天灾人祸，地震山崩，只
要有口气，你还想着它。戏
剧是最残酷又最温柔的恋人。
她没完没了地捉弄你，要把



你，折磨你，可又给你最丰厚的爱，老是显示她无尽无休的魅力。一个戏剧家到死也摆脱不了戏剧的纠缠。和她离婚？死了这条心吧。一九七七年，我刚刚从被审查状态中复活，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丹心谱》，从此以后，我彻底变成戏剧的俘虏，这辈子算完了，戏剧抄起了无情的鞭子，没日没夜地抽我，老让我挤出能挤出的一切奉献给戏剧女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豁出去了，干吧！只求我能有点儿长进，写得稍微像点样子。

我这样一个撂地摊儿派写家，自然不懂什么戏剧理论，对所有能说出么二三的人，都抱敬畏之感。这么说并不等于我对所有的理论都佩服。我佩服人们能把什么都说得头头是道，云山雾罩。更佩服能把明白说糊涂，把光腚说成穿西装。尤其佩服的是，三百六十五句话里有七百三十个名词，一百八十二个人名，一千零九十五个概念，三千六百五十个外国字儿的文章；让所有演戏的、写戏的都看不明白的戏剧文章，那得有多深的学问，多大的本事啊。我想，要是没人赶紧出一本儿词典，让人们捧着去读那些戏剧理论文章，糟蹋了人家的学问真是罪过。我今天总算明白了，中国戏剧上不去的原因，归根结蒂是因为我这号儿又没出息又戏瘾太大的人太多了点。应该办个学校，把撂地摊儿、唱草台班的或者虽然上了几天学可又不长进的干戏的主儿都轰进去，受几年训。那也许有救儿。那时候，剧坛就不旋转了，舞台也不倾斜了，直工直令地让人们享受真正的戏剧美学价值。

据我瞎琢磨，既然当初的原始戏剧是我们跟猴儿差不太多的祖先们祭祀、劳动、战争、游戏的模拟演出，那它从胎里就带来了让人深恶痛绝的毛病：社会性。甭管演戏的“个体”有多高的审美情趣，多美妙的自我意识，都得有点儿群体意识。不然，看戏的主儿不干呐。没有受群体意识污染的个体意识，大概不好找。就算有，看戏的人不懂，他准退票。原始人没有买票的规矩，可大概有起哄的毛病。要是看戏的直着脖子胀着筋地连叫带喊，以表示自己的不明白，那演戏的个体也没法儿表示自己的意识了。谁也不挨谁的四周不靠的个体意识，怎么敛到一块儿成个戏，还能对付着在台上地上观众中演出，又能让至少一两个人看懂，这里面的玄妙我



岁月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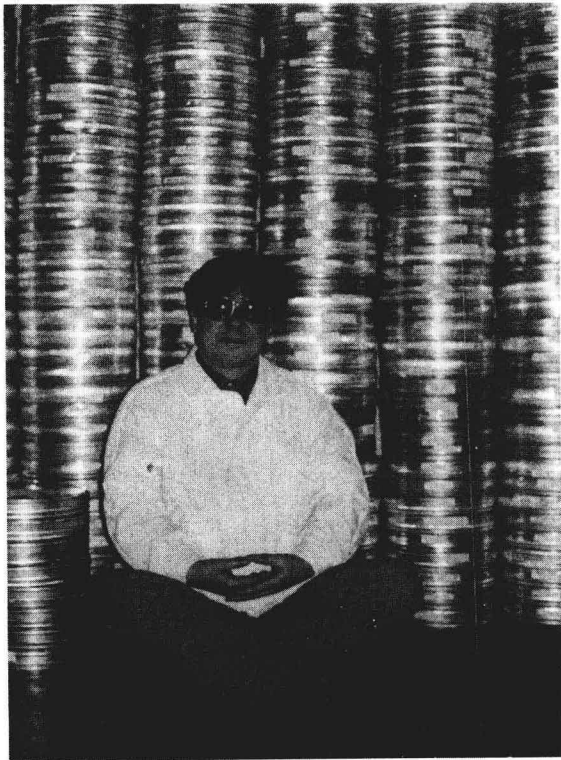
008

总也弄不清。我太傻，是不是？

个体意识的宣泄，可以。找个替鬼儿自个儿宣泄去吧，保证没人敢哼哼一声。可是要演出，哪怕只有二三位看看，那就有了社会性，就允许人家问问：“阁下说什么呢？”只给一家子看，行。可家庭便是小社会。只给三五同好、少数有学问的人看，更行了。那您别用这个否定大家看得懂的戏。老王卖瓜，可以，千万别说人家货孬。给少数学问家看的戏同给大家看的戏，不是一个层次，不具备可比性。至于哪个高明，哪个伟大，我看难说。那得交给戏剧史去判断，绝不由自己说了算。这不算霸道吧？《麦克白斯》和《棒打无情郎》一块儿传下来，各有各的道理。用莎士比亚先生羞臊关汉卿秀才似乎无此必要。何况莎先生当年也曾被英国老雅士们斥为粗俗难登大雅之堂。古人懂的今人也懂，那才能流传。只有高雅到至清至美至纯除一个人以外谁都不懂的东西才短命，把话撂到这儿，咱们翻历

史书去吧。

虚假不是戏剧的本性，假的是戏剧的内容，说瞎话的戏毛病在于瞎话，不能说戏剧本身就是假的。不管用什么形式，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正儿八经的，荒诞的，出神出鬼的，连哭带笑的，不哭不笑一劲儿布道的，其目的都在揭示生活的真实，或者作者自以为的真实，决不是为了讲假话，为了卖弄，为了告诉别人自个怎么了不得。有痛苦有思索有冲动才会写戏演戏，没有生活，也



戏剧是最残酷又最温柔的恋人。



就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思索没有结论，也就没戏。老祖宗要是谁也不去拿石头扔野兽，光坐在那儿反思，大约永远变不成现代人，咱们也就没有电视可瞧。

写戏演戏就得琢磨着有人爱看。“光费电不上座”，心里总不是滋味儿。“眼怕瞎，耳怕聋，说书就怕没人听”，这是千古的道理。反过来试试，“眼要瞎，耳要聋，说书的就愿意没人听”，舒服吗？

一切戏剧的技巧其出发点是为了吸引看客，包括那故意要同看客拉开距离，那讲究间离效果的流派。首先您得有拉住观众、吸引观众的本领，然后再把观众推到您认为合适的距离上，再告诉观众：“您千万别掉进戏里头去，您得间离着点儿。”要是您根本就不能拉住观众，还让人家离远点儿、间离着点儿，人家就会说“先生，别说了。我压根儿就没走近，就间离着呢。再远我到剧场外头去了。咱再见吧！”对不对？

我这是独白，纯系自己胡思乱想的个体意识，决无招谁惹谁的心思，您可千万谅解。



片言断语

我傻，真的。我总以为作文要想得多些，而做人要单纯些。

作文要老到成熟，而做人要永葆童心。

结果却是碰壁。

我热情，热情到被称为幼稚；我坦诚，坦诚到近乎愚鲁。有人说我像孩子，有人夸我宽厚，背后却拼命捉弄我。当我知道真情，不免潸然，而因此得意者，因此得发者，却一道来善意劝我：不可过于单纯。

我陷于大痛苦，常目不交睫，望着窗户渐渐发亮。我自以为懂得了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但我并不想现在就到另一个世界去。我还想看看，人活在世间，究竟应当心地单纯些，还是应当心如杂货铺。倘使，人与人之间铁定了要枪毙真诚，旌表虚假，那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保存的价值。我宁愿后人指着我的尸体说：“瞧，这是人世间最后一个傻蛋。”

现代社会的多信息，必定培养人的多心眼儿吗？

现代社会的多元现象，必定教人谁也不顾谁，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吗？

现代社会“立体多维”性，必定让文章不像文章，文学就是数学就是物理就是化学就是建筑工程学就是仿生学就是激光学就是……就是生物学吗？

现在社会的开放性，就必定会让人找不到自己，自己变成他人，中国人变成美国人，可美国人并不变成中国人吗？

现代社会的多姿多彩，必定让作文花哨而空洞，做人漠然而花哨吗？

现代社会的高速度，必定会让今人今天不明白昨天，晚上读不懂早上